

有哪些令人浑身发抖的故事？

丈夫爱我，婆婆疼我如亲女儿。

可自从婆婆得了老年痴呆后，一切都变了。

婆婆常常对我又打又骂，还说我克死了他儿子。

我看着一旁恩爱有佳的丈夫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直到那天我得知丈夫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，我深爱多年的丈夫并没有那么简单……

在我印象里，婆婆是个很淳朴的乡下女人。

她没什么坏心眼，从来不对我说一句重话，包干所有家务。

以前我常说：「我嫁给我老公最大的幸福，就是有了一个把我当闺女养的好婆婆。」

只是自从一年前婆婆得了阿尔兹海默症，一切都变了。

阿尔兹海默症就是俗话说的老年痴呆。

婆婆第一次发病的时候，整整在外面一天没有回来，甚至电话也没接。老公急疯了，在外面找了一晚上，最后是在市郊 343 国道的路口找到

的。

婆婆回来后性情大变，见到我就伸手要掐住了我的脖子，嘴里骂着：「小婊子，扫把星，还我儿子，还我儿子。」

我脖子被死死掐着，甚至无法呼吸，而更让我震惊的是婆婆骂我的那三个字。以前把我当闺女看的婆婆，怎么会如此怨毒地咒骂我？我看着婆婆狰狞的面容，不断用手推着她，可是婆婆的力气太大了，不管我怎么挣扎都没用。

婆婆想杀了我！

就在我快要窒息的时候，老公从厨房冲了过来，用力掰开了婆婆的手。

我捂着脖子不断咳嗽着，好一会儿才勉强说出话来，对着老公问道：「妈怎么了啊？」

「妈病了。」老公对着我急声道，「你先进房间，别出来。」

我吓得连忙点头，转身进了房间关上了门。

婆婆还在客厅里骂着脏话。

我蜷缩在床上，心里委屈得厉害，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婆婆这么骂我，让我全身冷的厉害，有一种心如死灰的感觉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婆婆在老公的安抚下才停止了咒骂。

老公下午带着婆婆去了医院，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就告诉我婆婆得了老年痴呆的事情。我听了老公的话心里很难过，毕竟婆婆才五十多岁，平常也是身强体壮的，没想到在这个年纪就得了老年痴呆。

晚上是老公做的饭，我也没什么胃口，又或者说的不太敢见到婆婆，所以连卧室的门都没出，还是老公将饭送进来哄着我才勉强吃了几口。

吃完饭，老公见我坐在阳台的沙发上闷闷不乐，就走过来将我搂在怀里道：「还难过啊？」

我依偎在他怀里，满是委屈道：「妈今天骂我的话太难听了。」

老公将我抱紧了我安慰道：「妈不是病了吗？」

病了？

我扁着嘴抹着眼泪道：「就算病了，也不能说那种话啊？我知道她以前对我好，可是我嫁到你们家，又没好吃懒做，又没在外面做什么。而且我为了给你们家传宗接代，连工作都辞了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我老婆最好了。」老公亲了一下我的额头，又安慰道，「今天这事我问过医生了。医生说人一旦得了老年痴呆就会智力退化，有时候连小孩都不如。妈今天发病了，应该是觉得你抢了她英俊潇洒的宝贝儿子，所以才那么说你的。」

英俊潇洒的宝贝儿子？

我听到这话，倒是被逗乐了，也不再计较婆婆骂我的事，只是有些担心道，「老公，要是妈下次再犯病怎么办啊？她骂我倒没关系，我就怕到时候妈在外面再走丢了，万一出个事……」

我不敢往下说。

婆婆发病，一丢就是一整天。家里找找能找到倒是也就罢了，要是真出了事，谁受得了？

「是啊。这件事得想个办法。」老公想了一下道，「今天医生说了妈的病不是不能缓解，不过需要一段治疗的时间。这一次妈去市郊，应该是因为忘了我们在这里的房子，想回市郊老家的房子。我们明天就先带妈回老家，老家院子大，只要把门关上，我们多注意点，别让妈出去就是了。等过些天，妈吃药病情基本稳定了，我们再回来。」

老公家的老宅在市郊，回去也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。

老宅是两层的小洋楼，院子也很大，周围还有两个小菜园子，环境也很好。本来婆婆一直住在那里的，直到几年前公公去世了，我又准备要个孩子，婆婆才来市区跟我们一起住。

目前来看也没有其他好的办法了。

我靠在老公怀里点头道：「那你平时上班要麻烦点了。不过家里的事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守着妈的。」

「好老婆。」老公将我抱起来走进了卧室。

这两天因为婆婆的事，我实在是太累了，所以回到卧室，我抱着被子就昏沉沉地睡了过去，也没有给老公造娃的机会。

只是夜里我并没有睡踏实，我感觉脑袋沉得厉害，总感觉自己处于半梦半醒之间，脑袋里全是乱七八糟的梦境，甚至我还感觉到老公似乎在触碰我的身体。

结婚了的女人人都知道，男人半夜里醒了经常会特别不规矩。睡觉前要了一次，半夜醒了也不管女人困不困就手脚不老实自得其乐。我感觉到老公在解开我的衣服，我心里想拒绝，却又没力气睁开眼去拒绝，甚至我不知道这是梦还是真实发生的。

半梦半醒的状态下，我感觉是被老公得逞了。

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看着近在咫尺的面容，懒懒地笑着打着哈欠。只是在黑暗中，我越是盯着老公的面容看，越是感觉眼前的男人并非我老公。这种感觉很奇怪，他的样子是老公的样子，可是给我的感觉却像另一个人。

「文清，别闹了。」我下意识地开口说了一句。

老公的名字叫张文清，我总是笑话他不算个文学青年，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，我才会喊这两个字。

老公却带着几分惩罚性的动作笑着开口道：「别叫我文清，叫我老公，叫我好老公。」

「老公，好老公，我好困啊。」我只能求饶道。

只是老公却没有停下动作，而且脸上挂着无比得意的笑容，一次次地惩罚着我。我下意识地用手去推他，可是怎么也推不开，随着一滴液体落在我脸上，我看着老公的脸突然变得鲜血淋漓，眼神中还带着怨毒和愤恨。

「婊子。」

「贱人。」

「让你背叛我。」

老公满脸鲜血地一边惩罚着我，一边咒骂着我。很快，老公的面容变了，变成了婆婆，婆婆也一直在咒骂着我。

我吓得惊叫起来，从床上一下子坐起了身子。

黑暗中。

我全身颤抖着，看着眼前熟悉的家，剧烈的心跳声不断在我耳边响着。

一场噩梦！

我大口喘着气，感觉头一阵阵刺痛。

老公在我身边醒了，给我揉着太阳穴，声音轻柔道：「怎么了？乖乖，做噩梦了啊？」

「嗯。」我喘着气应了一声，可是心里的恐惧依旧没有散去。

老公给我揉了一下太阳穴，随后就下床，打开了放在墙角的老式留声机。老公喜欢听老音乐，所以会收集了一些老式的留声机和唱片。在我眼里，这种爱好很高雅，至少比收藏动漫玩偶的宅男要强得多。

老公将一个唱片放在留声机上，放了一段很轻柔的音乐，然后又回到床上一边给我揉着太阳穴，一边说：「老婆，别害怕，听音乐放松一下。」

我轻轻点了点头。

这音乐我说不出名字，但是听着感觉异常舒服，再加上老公的按摩手法，我的心情也很快放松了下来。不过，男人终究是男人，特别是在床上，面对自己的女人，总会用下半身来思考。

老公一开始只是给我按摩太阳穴，后来手就开始不老实，很自然的就伸进了我的衣领。在音乐的帮助下，我也享受着他的爱，最终也很自然地将自己全部交给了他。

老公的动作和他的心思一样，一开始很轻柔，随后如同海浪一般拍打着礁石。我从一开始的享受，渐渐地有些难以迎合他，便带着几分求饶道：「文清，差不多了。」

老公的动作却更加激烈了，在我耳边低声道：「别叫我文清，叫我老公，叫我好老公。」

熟悉的话语，听得我心里发颤。

只是这一次不是梦境。

享受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，我心里却只有莫名的恐惧和羞愧。我找不到原因，只以为是因为自己刚才做了那一场噩梦。甚至因为那一场噩梦，我不敢拒绝老公发泄般的爱情。

过了许久，老公发泄了自己的爱情，慵懒地将我搂在怀里。我无法入睡，心里带着一份莫名的恐惧和羞愧，听着一场诡异的音乐，在黑暗中努力等待着日出。

第二天，老公在公司请了假，将我和婆婆送回了市郊的老家。

一早上才见到婆婆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有些抵触，我害怕她又发病又要骂我。不过似乎婆婆的病只是那么一阵子，见到我的时候并没有凶，还是和以往一样和和气气地陪我聊天说话。

早上老公就交代过，不能和婆婆提起病情，我也只能像往常一样和婆婆聊着天，心里期望着她永远不要发病。

老宅已经有两年没人住了，回到家，老公和婆婆就将老宅里里外外收拾了个遍。

起初，我是想上去主动帮忙的，可是老公却说：「好了。卧室已经收拾好了。你昨晚做噩梦，一晚上没睡好吧？先去休息吧，家里的事我和妈来做就行了。」

「我帮着一起收拾，没关系的。」我连忙道。

婆婆在边上拉着我道：「红叶，你昨晚做噩梦了啊？没睡好吧？那快进房间休息吧，我和文清收拾就好了。文清这孩子打小就不喜欢干活，现在又有老婆了，就该让他多做做，不像他弟弟……」

听到「弟弟」，我愣了一下。

而婆婆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，我明显感觉到她的手在颤抖。我抬头看着婆婆全身颤抖着，我感觉到她似乎又要发病了，慌忙缩回了手。

「文清，文清。」婆婆手颤抖着，嘴里不断念叨着老公的名字，又一下子抬头看向我，恶毒地叫骂道：「贱人，婊子，扫把星，你怎么不死啊？还我儿子，还我儿子。」

说着，婆婆冲向我。

我吓得慌忙后退，一旁老公伸手就将婆婆抱住了。

「你先上楼回房间。」老公对我叫了一声。

我回过神来，吓得连忙上楼回了房间。

婆婆又发病了，这才隔了一天而已。

我回到房间，坐在沙发上，将自己放在有阳光的位置，心里却感觉异常害怕，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
老公在下面给婆婆吃了药，婆婆的情绪才算稳定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老公回到房间，见到蜷缩在沙发上抹着眼泪的我，便来到我身边搂着我道：「乖老婆，我知道你又受委屈了。」

「老公。」我靠在老公怀里，忍不住就大哭了起来，并含糊道，「妈到底怎么了啊？她怎么会那么恨我啊？我不是要和她抢你。你以后上班了，妈要是再发病，我怎么办啊？」

老公安慰着我道：「别怕。别怕。医生开了药，只要每天早上给妈吃了药，妈就不会发病了。今天也怪我，忘记早上给妈吃药了。都怪我。」

我听到这话，心里有些不安道：「要是药不管用呢？」

「放心啦。药管用的。」老公又道，「那这样，正好我今年休假假期还没用呢，这几天我不去上班了，就在家里陪着你和妈好了。要是妈吃药病情稳定了，我再去上班。要是药没用，我再想办法。」

也只能这样了。

我点了点头，又好奇道：「老公，妈说你还有个弟弟，我怎么没见过啊？」

「这个啊……」老公沉默了片刻道，「这件事，你别当着妈的面提起。其实妈本来不是只有我一个儿子，我还有个弟弟叫文军。不过文军十岁那年……就出车祸死了。老婆记住了，以后别在妈面前提文军和文清这两个字，还有别带她去 343 国道。她一个人要出去，你也尽量拦着，不然妈很容易发病。」

我默默点了点头，对着老公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老公在家里待了一星期，整天陪着我和婆婆。

正和他说的一样，婆婆每天早上按时吃药之后，果然没有发病。只是平时婆婆的话也少了，眼神有些呆滞，我知道这是药的副作用，心里难过的同时，却也因为婆婆没有发病松了口气。

后来老公休假结束了，每天早上走得急了，每天早上给婆婆喂药的事也落到了我手上。起初几天，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，不过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婆婆没有继续发病，我也完全安心下来。

婆婆吃药有副作用，每天家里做饭的事也很自然地就落到了我头上。

早些年，我也是被婆婆养得有些懒了，现在每天要买菜做饭，我也努力去慢慢适应。

婆婆家所在的镇子并不大，以前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我跟着婆婆买菜，婆婆能挨家挨户把小菜市场一个个商贩的名字都叫出来。婆婆和他们很熟悉，我也只是算见过。每天去买菜的时候，这些人对我都很热情。只是去的次数多了，我发现了一件事，菜市场里的男人见到我总是笑嘻嘻的，女人也总会在我背后指指点点。

一天，我又照常去买菜。

一个卖蔬菜的中年女人笑着问我道：「说起来，我跟你家还有点亲呢。我管你婆婆叫老姨，以前不是你婆婆买菜吗？怎么现在没见你婆婆出来了？」

我也是压抑久了，没人说个话，眼前这个热情的女人问了，我便回道：「我婆婆得了老年痴呆，最近在家里吃药呢。现在家里每天洗衣服、做饭什么的，都我来做了。」

「哦！」中年女人点了点头，给了我两颗葱道：「那你倒是苦了。我跟你说，老年痴呆这个病就治不好。我看你啊，还不如改嫁呢。」

改嫁？

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对方，心里有些不舒服，冷着声道：「我改嫁什么啊？我婆婆老年痴呆，我就改嫁啊？做人哪有这样的。」

「呦，气什么啊？我就是随便说说。」中年女人看着我，磕着瓜子笑嘻嘻地接着说：「你和以前那个不联系了啊？」

以前那个？

我感觉眼前这个女人不正经，便骂道：「什么以前那个？别瞎说好不好？脑子有病啊。」

骂完，我也不想和女人多说话，转身就走了。

回到家，想起那个卖菜女人的话，我心里不舒服得厉害。

婆婆病了，我每天洗衣做饭买菜，一个人守着家，可是没想到上菜市场还要被人指指点点。这时候我也感觉到了，我在镇子上似乎名声很不好，那些女人对我指指点点，肯定是觉得我作风有问题，甚至外面有男人。

晚上吃过饭，老公见我还闷闷不乐的，便将我搂在怀里道：「怎么了？闷闷不乐的？妈又为难你了？」

「没有。」我扁着嘴，有几分委屈道，「老公，过两天我们回城里吧。你不知道，菜市场那些女人脑子跟有病一样，老在我后面指指点点的，还让我改嫁，说我外面有男人，给你戴绿帽子。」

老公异常愤怒，骂着道：「谁啊？脑子真有病啊？明天我找她去。」

「找了干吗？吵架啊？」我扁着嘴，不开心道，「反正我不想住这里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」

老公安慰我道：「好。那后天周六，我们把东西搬回去。你也别难过了，想听音乐吗？我给你捏捏肩，放松一下。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老公将老留声机带回来了，放了唱片，轻柔的音乐又响起。

我坐在床上，靠在老公怀里，享受着放松的时刻。后面的事不言而喻，似乎一切成了定式，老公每一次这么陪着我，最终免不了都要经历造娃的过程。只是我们成婚也有四年了，我一直没有怀上，这件事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禁忌话题，我们谁也不会去提。

整整一夜，我带着愧疚享受着老公的呵护。

第二天早上老公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，一直到九点多钟才起床。

起床第一件事，就是给婆婆喂药。

我拿起药瓶，看着里面最后两颗药，便拿着手机给老公打了个电话让他记得买药。这药还能维持一天，要是婆婆不吃了，我还真怕发病。只是想什么事情来什么，我刚把药倒在手上，却听到后面婆婆的脚步声，吓得我手一哆嗦，药就掉进了水池的下水道里。

最后两颗药没了。

「红叶。烧早饭了啊？」婆婆在我后面叫了一声。

我连忙转过身，看着婆婆道：「妈，早饭还没好呢，你先外面晒晒太阳，我一会儿做好了给你端过去。」

「哦。」婆婆点了点头，便按照我的话出去晒太阳了。

药没了。

我心里有些发虚，却也不好打电话给老公让他这时候送药回来。我心里想着，只不过一天时间而已，婆婆吃了这么久的药了，病情一直很稳定，应该不至于发病吧？

做了早饭，我就给婆婆送过去了。

婆婆就在一楼房间门口晒着太阳，见到我也是眼神平静，没有前几次一脸要掐死我的样子。我心里暗自松了口气，便和婆婆一起吃着早饭，却连一句话也不敢多说，生怕刺激到她发病。

白天我也没其他事，就是看看电视剧，刷刷手机视频。中午安排婆婆吃过饭之后，我就例行在自己房间睡了午觉。

迷糊中，我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。

我知道那是婆婆的脚步声，婆婆显然上了楼梯，而且听声音似乎已经走到了我的房间。在那脚步声来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地睁开眼。只是睁开眼的那一刻，我只见婆婆一脸恶相地看着我，再看婆婆手里还拿着一个锤子。

婆婆又发病了。

要杀我！

「妈！你干吗啊，快放下锤子。」我吓得大叫起来。

婆婆根本不听我的话，怨恨地看着我，拿着锤子就砸向了我。我在床上滚着躲过了这一下，然后从另一头下了床。

「婊子，我砸死你。」婆婆爬上床向着我追了过来。

我也顾不得求饶了，从床另一侧向着房间外面逃去。我刚逃出房间来到楼梯口，便被追出来的婆婆一下子从后面抓住了头发。我尖叫着用手抓住了婆婆手里的锤子，然后用力将婆婆推倒在地上。

婆婆手松了，我光着脚就下了楼跑出了院子。婆婆一开始还从楼上骂着追下来，只是我逃出院子之后，婆婆不知道为什么不追了。我也不敢回去，便光着脚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哭着，心里想着报警，但是最后一丝理智让我决定先找个地方给老公打电话再说。

我光着脚走了两三里路，才来到公路边的小卖部，和小卖部老板借了手机给老公打了电话。

我在电话里哭着说婆婆犯病了，拿着锤子要杀我。老公听了我的话，便连忙安慰我，让我躲在小卖部等他。

我挂断了电话，这时候我才发现我脚上满是血，脚掌都被地面的碎石和玻璃扎破了。小卖部老板是个外地人，见到我这样子，就给了我一双拖鞋问怎么回事。我想说婆婆要杀我，但是也怕这个事情闹大，毕竟婆婆只是病了，只能憋着气不说话，等老公回来。

一个小时后，老公开车从市区回来了。

一见到老公，我就扑到了他怀里大哭起来。

老公安慰着我道：「好了。老婆，我回来了，别哭了。我先回去，你别怕，这事我会解决的。你先在这里待着，我一会来接你。」

我不敢跟着老公回去见婆婆，只能点了点头。

老公回去了。

一直快要天黑的时候，才又开着车来接我。

我上了车，便哭着道：「老公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今天早上把最后两颗药丢了。老公，我好怕，我真不敢跟妈在一起了。」

「好了。别怕了。事情都解决了。」老公安慰着我，低声道，「我把妈送走了。」

送走了？

我抬起头，擦着眼泪道：「你把妈送哪儿去了啊？」

「一家养老院。」老公安慰着我道，「这几天我一直在联系养老院，本来打算过几天送去的。不过妈今天这样，我怕你害怕，就提早送去了。你别怕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」

回到家，我发现婆婆真不在家了。

我回到房间，心里有些愧疚道：「老公，你把妈送养老院会不会不太好？要不，你把妈接回来，我们花钱请个人在这边照顾她，我在市里住就好了。妈好像就对我会发病，我不见到妈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」

「好了。你别想那么多了。」老公放了音乐，给我揉着脑袋道，「养老院里什么都有，还有很多同龄的老人陪着妈，还有护工和医生照顾着。你放心吧，妈不会受委屈的。」

我只能点了点头。

音乐放着。

我知道老公想要后面做什么，但是这一次我真的没心情了。白天刚经历了生死的恐惧，现在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，老公却丝毫不顾及我的感受。

「老公，不要。」我低声反抗道。

老公却依旧我行我素。

我想用手推开他，可是我发现老公身体异常的有力。在我记忆里，老公张文清不是个爱锻炼的人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老公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文弱。

「文清，我真的没心情。」我再次开口道。

可是他并没有放手，反而用力地压着我的手，在我耳边低声吼道：「我说了叫我老公，叫我好老公。你别怕，我会一直守着你，只有我能守着你。」

老公变得异常粗鲁，任由我疼痛地叫喊着，可是他却没有罢手的意思。这一夜，他好像着了魔一样，让我异常陌生。

而我忍受着疼痛，心里恐惧得难以入眠。直到凌晨，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。

只是在迷糊中，我又听到了脚步声，脚步声很沉，好像一脚脚踩在我身体上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感觉一个人站在了我面前，我猛然间睁开眼，只见满脸是血的婆婆就站在我面前，手里还拿着一个锤子。

啊！

我惊叫着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「老婆。怎么了？」老公起身将我紧紧抱住，安慰道，「别怕。别怕。就是做噩梦了。别怕，我会一直守着你的。」

我喘着粗气，紧紧抓着老公的手腕，也不敢将噩梦里见到的一切说出来。

「老公，天一亮，我们就回去。」我低声道。

老公抱着我点头道：「好。我们回去。」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回了市区的房子。

回到家，我依然每天噩梦缠身：梦到婆婆满脸是血的追杀我，梦到老公满脸是血的咒骂我，梦到在我身上驰骋的男人并非我老公。

每一次从噩梦中惊醒，老公都会安慰我，给我放轻柔的音乐，以至于我渐渐地只有听着留声机的唱片音乐才能安静入睡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生活总算显得平静了许多。

似乎是苦尽甘来，生活突然给我带来了一份莫大的惊喜。

我以往例假来得都挺准时的，可是这一次已经推迟了五六天了，我身上也没有丝毫动静。

这种突然出现的变化让我心里很忐忑。

结婚四年来，以前婆婆经常会提起要孩子的事，我和老公的生活也一直很和谐，并没有做什么安全措施。以前怀不上孩子，我们都不敢说是谁的问题。现在突然例假推迟了，我心里第一直觉就是自己会不会有了。

不过这件事我不敢立刻告诉老公。

又过了几天，例假还是没来，我就去药店买了验孕棒。

早晨，老公去上班了，我小心翼翼地下了床，去查验结果。

五分钟后，我看着验孕棒上不算太明显的双红线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。只是线有些不明显，我也不敢太当真，便连忙穿上衣服出门前往医院。

一定是怀孕了。

我坐在出租车上，无数次安慰自己。

到了妇幼保健院，我独自一人挂好号，在经过检查确定怀孕之后，我惊喜得全身都在颤抖。我拿着手机，第一件事就是想给老公打电话。

「颜红叶！」一个仿佛在我记忆里尘封的男人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

我惊讶地看着眼前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白大褂男人，迟疑了片刻，连忙挂断了未拨通的电话，笑着道：「顾言之！你在这家医院上班啊！」

顾言之是我大学时期的初恋男友。

大一那年，我刚进入蜀都医学院，遇见的第一个热心学长就是顾言之。后来一来二去，顾言之就对我表白了。我们的恋情持续了两年，后来顾言之毕业离开了学校，前往京都读博，异地恋的我们就顺其自然地分手了。

多年未见。

再见顾言之，他已经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，眉宇间多了几分稳重。

顾言之笑看着我好几秒，才开口道：「我是前不久才来到这家医院的，没想到能再见到你。真的……真的蛮激动的。红叶，你来医院……是做检查。」

我默默点了点头。

曾经的情侣，当面告诉顾言之我怀孕了，似乎是一件很别扭的事。

顾言之笑了一下，然后看了一眼手表道：「都中午了。我们好些年没见了，一起吃个饭吧。隔壁有一家火锅店，那里的毛肚不错，我记得你那时候最喜欢吃毛肚了。」

「我……」我犹豫着想要拒绝。

顾言之伸手拉住了我的手腕笑着道：「好了。这么多年没见了，吃个饭，你不会都要拒绝我吧？」

这个男人还是和当初一样有些霸道、有些自作主张，我只能在周围护士异样的目光下，被顾言之拉着走出了医院。

路上，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。

到了火锅店，顾言之点了不少菜。

我们吃着火锅，聊着大学时候的事情。顾言之对我的喜好如数家珍，我对他的喜好也一清二楚。回想起当年羞涩又纯真的爱情，我的心情也是异常开朗了许多。

「红叶。」顾言之声音又低沉了几分道，「没想到我的爱好你都还记得了，我以为你都忘记了。对了，我们后来到底是怎么分手的？」

怎么分手的？

我沉默了片刻，轻声道：「不记得了。你去了京都读博士，我记得一开始，我们还每天打电话，后来渐渐电话少了。那一次你本来说暑假要来蜀都找我的，可是你最后没来，我们就没有联系了。」

「原来是我的错。」顾言之低声开口道。

我笑了起来道：「什么错不错的。都过去那么多年的事了。对了，你结婚了吧？老婆长什么样？有照片没？给我看看啊？」

「我没结婚？」顾言之抬头看着我。

没结婚？

对方这几个字说出来，我感觉气氛异常尴尬。

滴！

幸好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。

我拿起手机，看着老公的手机号码，便直接按下了接听键。

「老婆。早上打电话给我怎么又挂了？我正好开会，也没时间回你。」老公在电话里问道。

我对着顾言之歉意一点头，然后对着手机压低了声音道：「老公，今天早点回家，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。」

「什么事情啊！」老公好奇追问道。

我掩住笑容，在电话里满是幸福道：「好啦。回去就知道啦。乖，我在外面和一个老同学吃饭呢，吃完饭我就回家等你，晚上早点回来，别在外面乱晃悠。」

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

顾言之愣愣地看着我，我连忙道：「不好意思啊。我老公的电话。」

「哦！」顾言之点了点头，迟疑道，「你又结婚了啊？」

又？

我愣住了，看着顾言之愕然道：「什么又结婚了？我四年前就结婚了啊。我老公……就是我们学校的，你可能认识的吧，比你晚一届，叫张文清。」

「我知道，心理学课上我们见过几面。」顾言之点了点头，看着我的眼神有些古怪。

我疑惑道：「怎么了？」

「没。没什么。」顾言之喝了一口茶，笑着道：「就是前一段时间，听说了你一点消息，可能是有人造谣的吧。」

造谣？

我追问道：「造谣我什么了？」

「就是……就是有人说你老公出车祸死了。」顾言之尴尬一笑，继续道，「我也就是听人说的，我以为是你，看来是我听错了。」

我有些生气道：「谁啊？怎么乱造谣啊？我老公还好好的。谁说他死了？不是脑子有病吗？」

「好了。别气了。应该是我听错了，怪我好吧。」顾言之连忙道歉。

我无奈一笑，故意话锋一转道：「顾言之，难怪你请我吃饭，无事献殷勤。是不是我老公死了，我变成寡妇了，你就有机会了？不是，你好歹是京都医学院的博士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？不会真惦记我吧？」

顾言之却是沉默不语了。

我感觉有些不对，低声道：「顾言之，你这些年没结婚，不会跟我有关系吧？」

顾言之抬头看向我，依旧不说话。

面对顾言之的眼神，我有些心虚了，连忙起身道：「我……我先回去了。」

「红叶。」顾言之伸手拽住了我的手。

我慌忙缩回了手，看着眼神中带着几分期待的顾言之，深吸了一口气开口道：「顾言之，我承认我记得你很多事情，我也承认我怀恋我们以前发生过的事。但那都是几年前的事了，我已经成家了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请你保持理智好不好？我有老公了，如果你把我当朋友，我们还可以联系。如果你有其他过份的想法，请删除我的手机号，不要再联系我了。」

说完，我果断转身离开了。

回到小区后，我没有直接上楼，而是坐在了靠近小区幼儿园旁的长凳上，看着里面嬉闹的孩子。几年没孩子，我有时候也感觉自己是不是魔障了，看见别人的孩子，总喜欢得不得了。

现在我总算也怀孕了。

「咦。张太太啊，你好久没出来坐了啊。」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见到我好奇地问道。

对方姓周，和我们家在一栋楼上。这个女人三十多岁才生的孩子，孩子在小区幼儿园上学，她没事也经常坐在这里看幼儿园里的孩子。我前面

来过几次，就那么熟悉了。

我笑着点了点头道：「最近婆婆身体不好，就回老家照顾了几天。」

「哦。」周家妈妈笑着坐下来，数落道，「你们家那个婆婆啊，要我说啊，真不是东西。早两年啊，你没怀上孩子，她在小区里老在背后说你。真是的，哪有婆婆那么说媳妇的？后来你不是……」

我淡淡一笑打岔道：「也没什么，婆婆就是急了。其实，她……在家里对我还是蛮好的。」

「你看！你看！这就是差距了。她在外面那么说你，你还说她好。我婆婆敢这么说我，我早让她滚蛋了。」周家妈妈为我打抱不平，又叹息道，「不过，你啊也是苦命。」

苦命？

我不想听下去了，起身道：「周家妈妈，我有事先回去了。幼儿园要放学了，你去接孩子吧。」

「没放学呢，还有半小时。」周家妈妈回了一句，见我走向楼边，便又在我后面叮嘱道，「哎，张太太，你离那座楼远一点啊。那边六楼的一家女儿跳楼，就摔在那个花池里，老吓人了。还好下面是草丛，就摔断了腿，要不然命就没了。」

我头也不回地摆摆手道：「知道了。」

回到家，我放着留声机，在音乐下幸福得翩翩起舞。

到了傍晚，老公火急火燎地回来了。

老公一进门就抱着我笑着道：「乖老婆，什么事啊？那么神秘？非要我回来再说？」

「别抱那么紧。」我心里有些羞涩得一笑道，「我……我怀孕了。」

我将检查报告和验孕棒都放到了老公面前。

老公看着检查报告上的结果，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。

他惊喜万分地把我抱了起来，又连忙放下道：「稳着点，稳着点。以后你可要小心身体。老婆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，这段时间，你可不能在外面乱跑了。对了，以后要去医院检查，我陪你。」

我笑着点了点头。

老公对我这般呵护备至，让我觉得嫁给了他的确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.....

过了半个月。

我和老公去妇幼保健院建档案、孕检。

我一个人坐在椅子上，看着老公忙前忙后地登记，嘴角忍不住笑着。

「红叶。」顾言之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。

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正好老公走过来，便主动介绍道：「老公，这个是顾言之，以前我们学校的学长，比你大一届。你们应该在心理学课上见过吧？」

老公愣了一下，伸出手点头道：「顾学长好。」

「你好。」顾言之点了点头，看着老公笑着道，「张文清，我记得那时候心理学的杨老师对你的评价挺高的，说你在心理学方面很有天赋。对了，你现在在哪家医院啊？」

老公摇头道：「没，没在医院，我现在……自己做了些生意。」

「哦。自主创业挺好的。」顾言之看了我一眼，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对老公道，「前一段时间，听了你们的一些谣言，说你出车祸死了，我还吓了一跳。不过见到你们都好，我就放心了。红叶是个好女孩，当年……当年我想追她都没追上，你可要好好照顾红叶。」

这话说得我有些尴尬，特别是顾言之的举动，让我有些不自在。

我起身拉着老公笑着道：「老公，手续都登记完了吧？你不是公司还有事吗？我们先回去吧。」

「对。」老公点了点头，和顾言之招呼道，「顾学长，我还有事，我们先走了。」

说完，我主动拉着老公离开了医院。

路上，老公开着车一直很沉默，直到一处路口的时候，才开口道：「顾言之追过你啊？你们是不是谈过恋爱。」

「啊？」我愣了一下，看着前面的路，有些紧张地抓住了安全带道：「都是上学那会儿的事了。你别问这个了，好好开车，有什么事回家再说。」

老公却不依不饶道：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谈过就谈过，没谈过就没谈过。让我好好照顾你，他什么意思啊？」

「他没什么意思。」我急声道，「你乱吃什么醋啊！你好好开车行不行。」

前面堵车了。

我感觉到老公的情绪明显有些暴躁，不断地按着喇叭。

喇叭声太刺耳了。

我捂着耳朵，心浮气躁，最后果断打开了车门，对着老公道：「我打车回去。有什么事，我们回去再说。」

我没有管老公的叫喊，独自走在街道上，走了好久在一处水吧喝了一杯茶，才上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了家。

老公已经在家了。

「怎么这么久？和谁在一起了？」老公看着我问道。

我这些年压抑在内心的不甘，爆发了道：「我能和谁在一起？我就是在路上走了会儿，喝了一杯茶。张文清，你能不能不要乱吃醋！我为了给你生孩子，我辞了工作，还要被你妈骂，被人后面嚼舌根。为了给你留面子，我还要在外面跟人说我婆婆对我很好，把我当亲闺女一样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做了，你为什么还不相信啊！」

说着，我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老公被我的情绪波动吓到了，将我抱在怀里。

我想要释放，我想要放肆。

我勾住了老公的脖子，亲吻过去，然后用手开始撕开他的衣服，对着他开口道：「文清，爱我。」

老公一开始还被动，听到我这句话，却将我抱起走进卧室丢在了床上。老公突然变得异常粗暴，撕开了我的衣服，发泄怒火一般地爱着我。我抱着他的脖子，流着泪，好像风中的落叶一样无助。

连续几天，家里都异常的安静。

我每天似乎有些茫然了，看着已经无比熟悉的育婴网站，熟悉得输入一个个账号和密码，看着上面的育婴帖子。

直到顾言之给我打来了电话。

我看着号码，果断拒接。

又一个电话。

我看着心里有几分不安，最终按下了接听键。

「红叶，你现在一个人在家吗？我在你家楼下，我有事要跟你说，很重要的事。」顾言之的话语有些急促。

我呼吸加重，低声道：「什么事啊？我老公对我们的关系有些误会。」

「你下楼，很重要的事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」顾言之焦急道。

我犹豫了许久，还是下了楼。

小区外面，顾言之的车停在路边。

我走过去直接上了车，看向顾言之开口道：「顾言之，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，我已经怀孕了，我老公还对我们的关系起了误会。你这样缠着我，我感觉很烦啊。」

「红叶。我今天找你真有事要说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到那里你就知道了。」顾言之发动了车叮嘱道，「系好安全带。」

我系上安全带，无奈地开口道：「顾言之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老公六点就下班到家了，这之前我必须回家。」

「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」顾言之又说了一句，便开车带着我向着市郊的方向驶去。

而那个方向，正是我婆婆老宅的方向。

我看着前面的路，直到车开到了 343 国道的路口，顾言之才将车停了下来。

「这个地方，你熟悉吗？」顾言之睁大了眼睛看着我。

我看着熟悉的路口，又看向婆婆家老宅的方向道：「那边是我婆婆家老宅。这里是 343 国道。我老公跟我说，他有个弟弟小时候在这里出车祸死了。顾言之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吗啊？」

「弟弟？」顾言之连忙拿出了手机，打开一个新闻，「这是半年前的新闻。」

半年前的新闻？

我拿着手机，当看见里面的新闻标题时，我的手就已经开始颤抖起来了。

「小夫妻车上吵架引发车祸，丈夫当场死亡，老婆流产。」

「张某、王某……婆婆哭号大骂媳妇出轨。」

.....

我全身颤抖着，看着眼前的路口，仿佛看见的是无尽血色。我吓得丢掉了手机，抱着头全身颤抖着哭了起来。

「红叶，你没事吧？！」顾言之在边上安慰着我。

我抬起头看向顾言之，急声道：「顾言之，这个新闻是哪里的？我……我怎么了？我老公活着，我老公明明活着。我婆婆对我很好，我老公明明活着。」

「他不是你老公。」顾言之急声道，「我查过了，你老公是双胞胎。他有个弟弟叫张文军，你老公主修心理学，当初杨老师都说了他天赋异禀。现在在你身边的人一定是你老公的弟弟，他一定和你老公学了心理学和催眠，你肯定是被催眠了。你老公已经死了，张文军是个疯子，他要把你留在身边。」

我被催眠了！

我手足无措，摇着头道：「不可能，我老公没死。你一定是在骗我。」

我知道，他不是骗我，我记忆越来越清晰。仿佛这些记忆以前被尘封了一样，顾言之帮我打开了记忆的大门。

「红叶。你清醒一点。你也学过心理学，你清醒一点。」顾言之抓着我的手，急声道。

我看着眼前的路口，颤抖着手又将顾言之的手机从座位上拿起。我再次看着新闻，仿佛当初的一幕幕都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我猛然看向了婆婆家的老宅，对着顾言之急声道：「去……去那边，去我婆婆家，快去我婆婆家。」

顾言之点着头，便开车向着我婆婆家驶去。

到了婆婆家，我发现门是用铜锁锁着的。

我全身颤抖着，对着顾言之道：「把锁撬了。」

顾言之点了点头，拿着一个撬棍，将锁硬生生撬开了。

我一步步走进院子，看着两层的小楼，转了一圈，最后看向了院子角落的菜园子。菜园子才翻过土，我心里带着万分的恐惧走到了菜园子面前，然后看了一眼墙角放着的铁锹，吓得后退了一步。

「红叶，怎么了？」顾言之对我问道。

我慌乱地摇头，指着菜园子的土。

顾言之愣了一下，伸手就要去拿铁锹。

「别，别拿铁锹。」我有些发慌道。

顾言之应了一声，就拿着手里的撬棍在土里刨着，只是刨了没几下，便刨出了一个大棚用的塑料袋。顾言之的撬棍捅破了塑料袋，塑料袋里冒出了腐臭的血水，顾言之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我也吓得连连后退，尖叫起来。

一具尸体。

婆婆的尸体。

顾言之在地上爬起来，惊声道：「这是谁的尸体？！」

我拉着顾言之哭着道：「顾言之，你带我离开这里，你快带我离开这里，我好怕。你快带我离开这里好不好？我好怕。」

「好。我们先离开这里。」顾言之也扶着我出门就上了车。

车上，顾言之安慰着我道：「地里的尸体是谁？红叶，你别哭了，快告诉我地里尸体怎么回事？事情和你有没有关系？」

我哭着摇头道：「我不知道。那天婆婆没吃药，发病了，拿着锤子追着我打。我吓得跑出来。后来……后来我老公……不是，是张文军就回来了。他一个人回去的，过了两个多小时才把我接回去，他跟我说婆婆被送去养老院了。」

「张文军疯了，他把他妈杀了。」顾言之开着车骂了一句道，「我先报警。」

我有些害怕道：「顾言之，你先别报警，这件事会不会和我有关系啊？我害怕。」

「和你没关系，都是张文军干的。他疯了，他哥哥死了，他想把你留在身边，还杀了他妈。」顾言之满脸气愤。

我哭着上气不接下气道：「难怪，难怪我那时候怀孕了，我老公听了就说我出轨。我老公说他有不孕不育症，他不能怀孕，可是我怀上了呀。张文军，肯定是张文军。我记得过年的时候，在家里有一次是感觉不对……我是他嫂子啊，他怎么能这样……」

「畜生，疯子！他就是个心理变态的疯子！」顾言之骂了一句。

我擦着眼泪道：「顾言之，你先送我回家，我拿下东西，然后我们去派出所。」

「好。」顾言之点了点头，便开车将我送回了家。

回到家，我拿了几件衣服和身份证。

一切拿出来后，我看着眼前的家，忍不住哭了起来

顾言之安慰着我，将我搂到怀里，看着眼前的卧室对我道：「墙上的画，还有留声机都是心理医生常用的东西。红叶，张文军在精神控制你。这些都是罪证，张文军杀了他妈，他会被绳之以法的。」

我哭着点头，又有些慌乱道：「可是，可是我怀孕了。我以后该怎么办啊？」

「孩子是无辜的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」顾言之捧着我的脸，看着我哭泣的双眼，亲吻在我的额头上。

我没有反抗。

顾言之对我索吻着。

咋。

而这时候外面客厅的门开了。

「老婆！我回来了。」外面响起了声音。

我慌了。

顾言之将我护在了身后。

张文军走进卧室，见到顾言之和我的那一刻，眼神变了。

「张文军，你哥哥死了，你为了得到你嫂子，就精神控制她。你还杀了你妈？你真是丧心病狂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你要是想活命，就主动自首，或许还能判个缓刑。」顾言之大声说着，但是我明显感觉他的身子也在颤抖。

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杀人犯。

张文军似乎被吓住了，站在原地。

我吓得对顾言之小声道：「带我走，我不想待在这里。」

顾言之点了点头，拉着我手腕就要从卧室里出去。

「别走。」张文军见我要走，伸手就抓向了我的胳膊。

顾言之将我拉到身后，便和张文军扭打在一起。我看着两人抱在一起，拳头不断向对方砸去。我有些慌了神了，拿起一旁的一个花瓶，看着在打斗的两个人，用力就砸了过去。

花瓶砸过去了，却砸在了顾言之的头上。

顾言之身子晃了一下，就被张文军一脚踹翻在地上，晕了过去。

张文军向我走了过来。

我吓得步步后退，眼中含着泪，尖声叫道：「你别过来。张文军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是你嫂子。」

「嫂子。」张文军见到我歇斯底里的样子，停下了脚步，开口道，「嫂子，我没精神控制你。哥出车祸死了，你失忆了，我是为了你好。嫂子，你来我们家第一天，我就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。我……我一直以为我这辈子只能把你当我嫂子了，可是没想到那天你把我当成了大哥。我……我对不起大哥，我不该那么做，可是我真的喜欢你。后来大哥死了，你失忆了，完全把我当成了大哥，你知道我多高兴吗？为了你，我每天安抚我妈，我给她吃镇静剂。还有，妈不是我杀的，那天我回去的时候，她……她已经死在楼梯上了。嫂子，我是为了保护你，才把妈的尸体藏起来的，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。」

我震惊地看着眼前的张文军，一步步退到了阳台的边缘，万念俱灰地看着张文军。

张文军想要接近我。

「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肚子里有孩子！」我坐上了阳台边上歇斯底里尖叫着。

张文军我被吓住了，慌声道：「嫂子，你别冲动。你肚子里有孩子了，那是我们的孩子。我们第一个孩子没保住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孩子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和孩子的。你千万别冲动。」

孩子！

我听到这两个字异常痛苦。

张文军的声音变得轻柔了几分，安慰着我，一步步接近着我。

我心里的警惕越来越低。

终于，张文军抱住了我，低声道：「嫂子，别怕，妈的死就是一个意外，只要我们解释清楚就好了。以后我会照顾好你的，我们离开这里，

学着慢慢忘记过去，带着孩子重新生活。」

忘记？

有些事已经发生了，注定要有人承担责任。

我异常悲伤，看着眼前的张文军，主动亲吻了他，张文军回吻着我。

许久，我才仰头看着张文军全身颤抖道：「我……没失忆。」

张文军错愕地看着我。

我眼角含着泪，转换了位置，抱着张文军摔出了阳台。

七楼。

我在空中含泪看着张文军。

砰。

落地那一刻，我还有一丝意识，张文军瞪着双眼被我压在身下。

周围传来了人的尖叫声，我也慢慢失去了意识。

.....

死了吗？

我没有死。

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三天后了。

顾言之守在我的床边，根据他所说，我从楼上掉下去的时候压在了张文军的身上，再加上楼下面是花池，所以伤势不重，只是伤了几根肋骨，不过孩子没有保住。而张文军的运气并不好，花池里有几块石头，有一颗正好在他的脑后。

后来警方经过取证调查，以及对我的笔录询问，最终确认了事情的经过。

在那一次车祸中，我在医院醒来的时候，就患有间接性失忆症。我忘记了那一段和老公张文清不愉快的经历，把同为双胞胎的张文军当成了自己的老公。

张文军没有戳破，反而也以我老公的身份陪伴着我。张文军为了能够和我在一起，一直在给婆婆服用大量镇静剂，那几次婆婆发病，也是因为服用镇静剂的结果。婆婆是张文军所杀，根据尸检，婆婆的头有钝器伤口，尸体是张文军掩埋的，锤子和铁锹上也有张文军的指纹。

至于顾言之说的精神控制。根据警方的调查取证，张文军没有精神控制我，他的一切行为只是迎合了我的失忆，想要将我留在身边。同时，留声机、唱片、卧室的画虽然具有催眠作用，但是张文军并没有表现出具备这种能力的行为。

一切都结束了。

在我养伤的那一段时间里，顾言之一直陪伴着我。他带着我离开了蜀都市，让我渐渐忘记了不堪的过去。半年后，顾言之向我求婚，走出阴霾的我答应了他的求婚。

我曾经梦到过这样的场景，没想到有一天会是真的。

三年后，我再次回到蜀都市，因为婆婆家的老宅要拆迁了。公公死得早、婆婆出了意外、前夫车祸、张文军坠楼而死。张家没什么人了，老

宅和市里的房子，也只能在我名下。

签完协议，我回到了市区的房子。

房子死过人，已经很久没人住了。我简单收拾了一下，打开了留声机，躺在了床上。

迷迷糊糊中，过往的一切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那一夜，我穿着睡衣走进了张文军的房间，我只是想有个孩子。

那一次，我和张文清争吵着，我拿着车上的装饰品砸向了他。车失控了，张文清死了，婆婆摔伤了脑袋，而我失去了腹中的孩子。

那一天，醒来之后，张文军无微不至地照顾我，我假装失忆把他当作了张文清的替代品。

那一回，婆婆清醒过来，想要给张文清报仇，最后摔晕在楼梯上。我看着地上的锤子，毫不犹豫地砸了下去，最后夺门而逃。

鲜血染红了我的世界，我在睡梦中惊醒，大口喘着气，房间里的留声机已经停了。

许久，我的心情才平静了下来，然后拨通了老公顾言之的电话，轻轻扁嘴撒娇道：「老公，我又做噩梦了。」

（完）

该盐选专栏共 6 章，已全部读完

[查看详情](#)

VIP



盐选专栏

密花织网：阴影下的曼陀罗

月下小溪

共 6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00~~

编辑于 08-23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

